

## 國史瑣談（二）

王爾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

今（民國 101）年 3 月間收到去年 12 月刊印的《國史研究通訊》第一期，得以展卷快讀，不但編排設計莊重大方，內容更是豐富，品類千姿百態，樣式齊全。鄙人先一口氣讀完大事記，聞見不少史學界消息，有似置身於臺北文教圈子。原來一年之中，國史館常辦學術講演，邀請名家，公開向市民談學問，深具意義。

在所記載十餘家之講演（包括每月一次學人講演），我看到介紹香港中文大學歷史教授科大衛（David Faure）所講今代普通人形成之過程，順便舉示 19、20 世紀外來輸入之新詞彙，頗引起我的回憶與回嚮。

我自民國 66 年（1977）受聘到香港中文大學教近代史，其時科大衛方是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，同在中大歷史系，他十分治學勤奮，以專攻中國庶民社會為研究重心，搜集不少他人不注意之族譜、地契、帳冊、銀票、叙帖、闕書之類資料。駁駁而成為中國社會史大家。

今見其所舉近代流行之新詞，謂其皆各自有其淵源背景。這真是學問家之言，因是引致我之回憶，我亦十分注意近代新生之詞彙，曾於 2008 年在上海出版《今典釋詞》，全書俱在解釋近代所創生之新詞彙，一個一個加以申解，正是如科大衛教授所說是各有其來歷出處。因是此次瑣談，亦打算舉示一二。

## 天學

天學在中國古代並無此一詞彙。天學非指天文，乃是在明季西人利瑪竇（Matteo Ricci）1581年來華之時向中國紳民傳天主教，並得信徒徐光啟、李之藻會同相助繙譯西方真理經卷及天文地理算學技藝之書，以為中文書。

西方耶穌會士傳布天主教義，並將其所教之 *theology* 譯作天學。是以天學一詞，自是創生於明季。其時皈依西教人士應不為少，而較著名為後人熟知者有徐光啟教名保羅（Paul）、李之藻教名涼庵（Leon）、王徵，科學家，教名腓力（Philip）、吳歷，大畫家，教名西滿（Simon），以及地方官孫元化，教名伊那爵（Ignatius）等人。

明季西方天文地理科學知識輸入中國，俱藉耶穌會士之力，而華人則以徐光啟、李之藻、王徵等人盡致譯書之力。後經李之藻將所譯西教之中文書，全輯而刊行一套叢書題稱《天學初函》，正見天學只是西方傳入教義書之中譯名。

後來在華西教習用天學作為天主教教義之定名，內涵很確定。如《天主實義》一書，原初定名是《天學實義》。

天學自明季下傳至清代有二百餘年（16世紀至19世紀），直至清同治末年天學被基督教行用一段，改稱為「神學」，亦充分代表 *theology* 之含義。天學一詞亦竟為國人所遺忘，少人再加使用。

《天學初函》一套書，六十年前曾為臺北學生書店景印出版，而今各大學圖書館均有收藏，中央研究院亦可查到，請君一讀。

## 天演

天演之一個詞彙，是近代新出，出於嚴復所創。因其繙譯英國學者赫胥黎（Thomas Henry Huxley）之書：*Evolution and Ethics*，譯名題為《天演論》，原書在英國1893年出版（採王栻之說，而賀麟所載是1894年出版），嚴復則於光緒21年（1895）繙譯成《天演論》初稿。此後嚴氏受夏曾佑及吳汝綸建議，把書中之題各章所用之〈卮言〉改用〈導言〉一詞，故後世著書之用「導言」者，俱起始於嚴復。嚴氏於光緒22年（1896）為《天演論》撰出自序，並求吳汝綸於光緒24年為此書作序，同年中又為此書撰成「譯例言」。不但「天演」及「導言」出於嚴氏新創之詞，而在清季嚴復所創新詞甚多，無法一一列載。單是《天演論》一書之新譯詞彙，商務印書館在書後即附有《天演論》中西譯名對照表，學者儘可查閱。

嚴復著文譯書，新創不少新詞，他在《天演論》之「譯例言」頗訴說其不得已處，如其所言：

（先敘其書將「卮言」改為「導言」之經過，下殿原正文）於是乃依其原目，質譯「導言」。而分注吳之篇目於下。

取便讀者。此以見定名之難。雖規避生吞活剝之誚，有不可得者矣。他如物競、天擇、儲能、效實諸名皆由我始。一名之立，旬月踟躕。我罪我知，是在明哲。（據王棊編：《嚴復集》第五冊，頁 1322。）

諸君儘可參考《天演論》「譯例言」及其中西譯名對照表即可見，一新詞之創生，頗有考究思辨，亦能見出各具曲折歷程。

## 格致

世人皆知，格致出於儒家經典，合格物致知而言之。原自上古傳承下來，但自明季西洋耶穌會士來華之後，在中國之格致即與 science 對譯而言。故萬曆朝時期，而有學者熊明遇著《格致草》一書。大凡自 17 世紀初以至 19 世紀末，中西人士俱以格致為 science 之定譯。至少可以自熊明遇算起。

中國近代（晚清）新詞創生，格致雖非新生，而其流通廣遠，普及官紳士庶，代表 science 之實義，中西人士俱無異言，直至 19 世紀之末。

無論史家文家學界名家，請不必懷疑格致一詞之含義只與 science 同義，自明季以降三百餘年在中文詞彙中，實亦未有第二個詞字是代表 science。晚清（19 世紀）被使用得最多，西歐來華教士、學者，並無人不用格致代表西方之 science，像艾約

瑟（Joseph Edkins）在 19 世紀五十年代所寫中文本之《格致啟蒙》，傅蘭雅（John Fryer）在七十年代所發行《格致彙編》，像傅蘭雅與徐壽在上海所創辦之格致書院，俱是中文格致代表 science，西人似多解悟中文之詞意代表甚麼。其實當年華人學者無論官紳士庶，亦俱知格致詞意代表甚麼。直至清末最後，未嘗偶有誤解。

事情生變，發生在 19 世紀末，經今人金觀濤先生考證，大抵在 1895 至 96 年之時，先有康有為使用科學二字代表 science 詞意，只是康氏偶用科學二字，決非立意要拿科學取代格致。舉在光緒 24 年（1898）上海開辦創刊《格致新報》，可證清末仍尚沿用格致，嗣後科學一詞之應用，日益普遍，終至民國初年完全取代格致，沒有激辯，沒有爭吵，是自然嬗變。

晚清末造十年間，格致與科學兩詞並行，迄於民國，科學一詞終成代表 science 之唯一正名。至於為科學一詞下定義者，則嚴復為最早，當在其光緒 29 年（1903）出版所譯《群學肄言》，於書後附其《群學肄言》譯餘贅語中：

凡學必有其因果公例，可以數往知來者，乃稱科學。（據王棊編，《嚴復集》，第一冊，頁 125。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86 年印本）

惟似此嚴氏所下定義，簡單明白，學界却少

人提及。此是先驅造說，不可不知。

鄙見相信，中國行用 science 之譯稱，前有格致，後改稱科學，基本只是名詞轉換，十分單純。前後之間，一無曲折，一無他義。有此信持，秉持學問自信。有同例可循，像西方之 theology，先曾譯為天學，晚清則改譯為神學。自是單純名詞之改換，一無曲折，亦無深意。二者對比，其情自明。惟今時有學者於格致之改為科學，頗視為學問大事。著論申解者有之。吾則全不贊成，但尊重他人言論自由。鄙人生平治學，決不堅僻自是。惟必抱足自信。對於學界各路各派，亦並尊重其表達學問之自由。亦不強他人從我。於同代一切流風，保持客觀冷靜，堅持所學所知。却一定容忍反對，尊重異己。區區鄙意，以對先賢後聖。

## 群學

中國近代創生新詞，「群」為一義，「群學」為一義。俱始出於嚴復之先導，造說之功，自惟嚴復首先當之。嚴復論及「群」與「群學」多披載其論著，今各擇其一例證之。

嚴復之論「群」義，最早可證之文見於《國聞報》緣起。如所云：

抑吾嘗聞之：積人而成群，合群而求國。國之興也，必其一群之人，上自君相，下至齊民，人人皆求所以強而不自

甘於弱；人人皆求所以知，而不自安於愚。夫而後，士得究古今之變，而不僅以舊德之名世為可食也。農得盡地利之用，而不徒以先疇之畎畝為可服也。工得講求藝學，探索新理，而不復拘拘高曾之規矩為不可易也。商得消息盈虛，操計奇贏，而不復斤斤於族世之所鬻為不可變也。一群之民智既開，民力既厚，於是其為君相者，不過綜其大綱，提挈之，宣布之。上既不勞，下乃大治。泰西各國所以富且強者，豈其君若臣一二人之才之力有以致此之哉！亦其群之各自為謀也。（據《嚴幾道文鈔》，卷四，頁 15-16）

嚴復此說，最清楚影響到梁啟超，梁氏隨之撰寫《說群》，明言受嚴氏所啟發。梁氏長篇大論，並有序言，茲不具引，但可在思想文字使嚴梁並列。

嚴復申解「群學」立說甚早，而以其 1903 年所刊布之《群學肄言》為最簡賅明確。茲舉示其說：

群學何？用科學之律令，察民群之變端，以明既往測方來也。肄言何？發專科之旨趣，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。故肄言科學而有之。今夫士之為學，豈徒以弋利祿釣聲譽而已，因將於正德、利用、厚生三者之業有一合焉。群學者，將以明治亂盛衰之

由，而於三者之事操其本耳。斯賓塞爾（Herbert Spencer）者，英之耆宿也。殫年力於天演之奧窔，而大闡其理於民群，蓋所著之會通哲學成，其年已七八十矣。以其書之深廣，而學者之難得其津涯也。乃先為之肄言，以導厥先路。（見王棊編，《嚴復集》，頁123）

嚴復著《群學肄言》，乃翻譯斯賓塞爾所著：*Study of Sociology*。命之為群學者，乃譯 Sociology 一詞，與嚴復同時之上海學者蔡爾康則譯稱「大同學」。均早於今世通行之「社會學」。看來「群學」之譯稱，上援荀子所說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以其能群也。」此嚴氏取義之本，世多不學之徒，豈能重之？遂至曇花一現。

嚴復之後，學者演論群義者梁啟超之外尚有徐勤、唐才常、潘學海、黃嶠等，俱有言論傳世。余固自搜輯其說，於此小文似無須遍引。

## 內無怨女，外無曠夫

上面兩句標題，是紀元前4世紀聖人孟子說的話，但要引來與當今新詞作對比，可供作今日討論資材。

19、20世紀之交（清末），西方詞彙大量如海潮般湧入。而中國自身新詞，因應西方衝擊，亦大量創生。鄙人著有《今典釋

詞》一書，所收尚嫌不足。此是文字學家分內職事，文家史家亦逃不脫責任，勢須大家用心搜輯。

大凡翻譯西方翻譯來詞字較易搜考，而本土創生新詞，則每每被忽略。偶然看到，往往放過，造生根源背景俱難掌握。譬如人人俱能見到西學、新學、新民、假洋鬼子、過渡時代、喚醒民眾、中體西用、文明排外、科學萬能、全盤西化，以至單身貴族，恐文字學家未嘗視為應加收錄與註釋。今日纔做，就難度大了。此僅只舉例，實際應有更多。今時海峽彼岸創生新詞更多，舉例如搞上去、下岡、上訪、海歸、非典，以至跑步（部）前（錢）進等等，亦令人眼花繚亂。近二年又創生出剩男、剩女兩詞，自各有旨意功用。

一個月前（本文是4月24日所寫），3月23、24日兩天見報，作家張曉風立院問政，提到「剩女」一詞，陳述一個男女婚配癥結問題。一言既出，引致朝野譁然，有顯著反彈。張曉風詫異反問，怎麼我罵男人却引起女人罵我？《聯合報》黑白集評論，真未料張氏好意而廣受指責。

我看此次張曉風立院問政，可分作兩層次講。

第一，以問政而言，張氏提出兩性婚配癥結，其立場站得住，是屬於政治性問題，不單是倫理問題。臺灣早已重視，生育問題也就是兩性生殖問題，六十年前政府有令限每對夫婦只生兩胎，公務員若生第三胎，不

給生活貸金，我個人有此經驗，來不及服從命令，生了三胎。政治要管生育問題，即是政治問題。在立院質詢，有其立場。因是政治性問題，今時政府鼓勵民眾生小孩，多生小孩有獎，此亦是明顯政治問題。大陸上比臺灣也是政治性問題，嚴限夫婦只生一胎，多生有重罰，官員若多生會被撤職。此事應屬政治性問題。張曉風立院質詢，有其正當性。

第二，張曉風遇到市民反彈，奇怪她罵男人反而招來女人罵她，隨之解釋使用剩女一詞是中性的。其實有點可疑。須知，港臺兩地所造生新詞有「單身貴族」，多年被形容獨身者。女人之中有的是企業魁陰（Queen，清代文人譯此字）、著名作家、研究院士、大學教授、藝界名媛，以及公務員，應當全是單身貴族。說成是剩女，把彼等之社會貢獻全抹殺，難免使人生氣。說話太直爽，有失文家修辭之意，她那樣腹笥多文，何以竟然忽略？

最後，我深信應該參考一下，古代先例，足能澄清政治「性」問題是上古已有，必須引舉紀元前4世紀齊宣王與聖人孟子的對話。

王曰：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。（孟子）  
對曰：昔者太王（周文王之祖父）好色。愛厥妃。《詩》云：古公亶父，來朝走馬，率西水滸，至於岐下。爰及姜女，聿來胥宇。當是時也；內無怨女，外無

曠夫。王如好色，與百姓同之。於王何有！（見《孟子》梁惠王章）

此一對話，已涉及到政治性問題，孟子引古公亶父愛上姜家淑女，同時已表率黎民百姓，俱要好色，遂使其一國百姓踴躍婚配，兩性結合，以至達到內無怨女，外無曠夫。似此國家政治，人民社會表現出庸熙欣欣風氣。可說是充實優美之國政。

張曉風曉風吹進立法院，這應該是楊柳岸之曉風，和煦清爽，吹散濁汗暮氣殺氣，箴砭伸張民拳，出口成麟。讓立法院理性問政，作君子之爭，為國為民，立下楷模。若得如此，必得國人喝彩。

中華民國一〇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 
寫於多倫多之柳谷草堂